# 往事温柔

我记得我初中一直是被一群漂亮而又活波的女生包围的，旁边几个女生又很爱吃零食，每次也分给我，所以很快就熟了，而且很快就有一个女生被其它女生指定为我老婆，虽然当初什么也不是，但那个女生看着我后总是面红红的。

夏天的时候，我也经常和她们打打闹闹。夏天衣服都穿的薄，就一个衬衣，女生可能里面还戴个乳兜，那时好象乳罩也不很流行，女生有的就穿个背心，发育稍微好点的女生胸前可以明显的看出鼓鼓的一团。

那个被她们指定为我老婆的女孩叫李慧，很瘦，很高，至少在那时是很高，不过她那时可是地地道道的飞机坪，胸脯平平的，但脸蛋真的很漂亮。

有一天中午，我和旁边几个女生在写毛笔字，轮到李慧写的时候，她的头低垂，胸前的衣服就缩了下去，我站在她的斜对面，一眼就看到了她很小的粉红色的乳头，但只是平平的胸脯上长了两颗草莓，尽管如此，我下面还是立马硬了起来。

之后又轮到一个叫刘敏的女孩。这个女孩平时就很骚，乳房也不像初中女孩那样小，很大，穿着衣服时就鼓鼓的一团。

她手拿毛笔也弯了腰去，嘿，我又从她领口看到了她真真切切的乳房：乳晕很大，乳头也很大，乳晕呈现白色，可以看到上面青色的血管纵横；乳头还是粉红色，梢梢有点黑。

然后，只看到她提气，动笔，那一提一收之间，就看到她乳房不停地颤动，弄的我真的是受不了，赶忙借故离开，冲进厕所，狂打手枪，记得那次包皮还被我揉破了一点。

过后的很多天，我就和那些女生打打闹闹中度过了。闲下来的时候，我很喜欢爬上学校操场旁边的小树林静坐。

有一天黄昏，我正准备从小树林离开的时候，突然听到李慧的声音，我正眼一看，李慧和刘敏正猫着腰进来。

李慧说：“刘敏，你帮我看看，我想撒尿。”

我这一下，真是吓了一跳，又不敢走开，怕引起误会，就平躺着，缩在一块树丛后。

只见李慧进来后，把裤子一解，露出纯白色的小内裤，嘿嘿，上面还有一只小老鼠。李慧把内裤脱小来后，就蹲了下去，接着我就看见一些有点黄色的液体流了出来。

当时，我还真的是想起了一句诗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。李慧的下面还没长毛，白白净净的。

很快李慧尿完了，她站起身，屁股摇了摇，又用一小块纸巾擦了擦，接着刘敏也想尿尿，换了李慧去察看四周。

刘敏把外裤解下来后，就露出了红色的小内裤，然后她又把内裤解了下来，我那时真的很惊讶，刘敏下面竟然已经是黑黑的一丛了。我的小弟弟又是空前的硬，手又开始拼命地对它揉擦。

过后，每天在和她们打打闹闹时，我看着她们天真可爱的脸蛋，心里真是嘿嘿地笑出声：“你们最宝贵的地方被我看到了啊！”

此后，一有机会就跑去小树林，但再也没有看到如此香艳的场面了。

初中以后，我考取了一所市重点中学。令我遗憾的是，竟然没有一个初中的同学和我是同一班，这让我在班上着实沉默了几个月。但随着大家接触的加深，也慢慢开始了我高中的性事。

一天，我正在教室偷看金庸先生的小说，一个哥们手里拿了一张报纸冲到我身边，说：“看不出你小子还发表了文章。”

我一听，抢过来一看，果真是自己发表在《语文报》上的一篇小小说。当天我在省级报刊发表了文章的事情立刻传遍了整个校园。晚上我去食堂的吃饭的时候，都听见身后的同学对我议论纷纷，因为虽然我校是一所市重点中学，但毕竟在省级刊物上发表文章还是少之又少。

也是因为我的这篇文章，开始了我高中的性事。

我们学校有一个校园的广播站，里面有两个播音员，长得还真好。一个叫胡媚，身材高挑，脸蛋清秀，乳房也是很大；一个叫赵文，个子１．５７米左右，脸圆圆的，乳房不大，但很挺，屁股就翘翘的。因为我们都是学校文学社团的骨干，听了几回课就很熟了。以后有事没事就她们叫我去广播室坐坐。

有一天，我去广播室，敲了一下门，就看见胡媚从门缝里伸出一个脑袋，叫我等等。

大约又过了两分钟，门开了，胡媚笑嬉嘻地说：“今天怎么过来了？”

我没做声，看着她，还真是诱人犯罪啊。穿着一条白色的短裤，上身套了一件ｔ恤，显得很是性感。

她看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，脸刷地红了：“没看过啊？”

我嘿嘿地干笑道：“没看过。”接着我问：“赵文呢？”

“哦，她去打羽毛球了。怎么，没看到她就这样想啊？”

我看着她道：“你不要瞎说啊，特意来看你啊。”

然后房间里面静的很，她坐在床上，白色的脚一晃一晃的。我的眼睛四处无目的的转悠，忽然就不动了。我看见了她们悬挂在门后面的内衣内裤，好象有小碎花的，也有条纹的。

我的心跳就加快了，小弟弟也开始不安分了。胡媚觉察到了我的视线，脸更加红了，一手拧在我的耳朵上，轻轻地骂：“小色鬼。”

我回转目光，盯着她：“你再骂我一下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”

胡媚立起身说：“我就骂，你怎样啊？”

那一刹那，只觉得热血上涌，我一把拿过她的手，使劲一拖，胡媚就坐在我的腿上。

她吃惊地望着我：“你干吗？”

我说：“亲你！”

就把自己的嘴压了上去，她挣了几下就不动了，任我亲。

我开始只是模仿电影里面在嘴巴上亲了几下，亲着亲着就碰到了她的牙齿，她的嘴微微一张，我的舌头就进去了。当时那个爽啊，真是别提了，小弟弟在裤子里面硬的要命，我和胡媚的唾液不停地交融，她的呼吸也慢慢粗重起来。

我的手开始不停地在她背上抚摩，摸着就慢慢地探到了她的乳房。

胡媚一惊，又不动了，只是嘴里开始无意识地“嗯嗯”出声。

我一把撂起了她的ｔ恤，就看见了她那滚圆的乳房，乳房很大，乳头却尖尖的，我无师自通地一口亲了上去。亲完一个又一个，舌头在两个乳房上面不停地旋转，不一会儿，胡媚就受不了，使劲地把我压上她的胸脯。把我压得不停地喘气。

我一只手开始去摸胡媚的下面，只感觉隔着裤子都是热热地。我把她的裤子解开，手就摸了上去，触幕的是看到一条小花纹内裤，我手一伸，就去解。

胡媚使劲按住，我一把压住她的手，手就按进去了。胡媚突然又不动了，乖乖地让我摸。

我只感到里面滑湿湿的，当时我不知道女人动情的时候都会这样，还傻傻地问：“你撒尿了啊？”

胡媚气死了，狠狠地拧我：“都是你这个小坏蛋！”

我的手就在里面不停地搅动，胡媚也在我身上乱摸，但我不敢伸进去，我那时关于性的知识真是少的要命，生怕她怀孕。胡媚把我的裤子也解开，就把我的小弟弟拿出来，使劲地揉擦。

就这样，我们两个人互相搞着对方的生殖器，好象要比赛一样，都是越来越用力，越来越激昂。正在我们都热情似火的时候，广播室的门被打开了，赵文一手拿着羽毛球拍，一手拿着钥匙，呆呆地望着我们。

我不知道那时怎么啦，一把把赵文拖了进来，把门使劲地带上。

赵文望着：“你们，你们怎么这样啊？”

我不做声，看着胡媚，胡媚对我做了一下眼色。我不知道是明白她的意思，还是不明白，反正我就把赵文抱了起来，压倒在床上。

赵文拼命地反抗，胡媚也帮我压住了赵文的手，我把赵文的上衣推上去，看到了白色的乳罩，跟着又把乳罩推了上去，一口就含住了赵文的乳头。

赵文又挣扎了几下，就不动了，闭上眼睛让我亲，赵文刚刚打完球回来，身上汗湿湿的，我也不管不顾，只想着亲她的乳房。胡媚在旁边，用力地把赵文的裤子脱了下去，一低头就去亲赵文的大腿。赵文吃了一惊，全身一颤，脸蛋使劲地往我怀里拱。

我的嘴一边亲赵文的乳房，手却伸向了胡媚的下面。胡媚的眼睛水汪汪地看着我，淫淫的一笑，又接着去亲赵文。

那天下午，我们就这样整整搞了两个多钟头，直到晚上吃饭，学校要开广播了，我们才分开。

分开后，赵文脸红红的看着我，忽然冲了上来，拧住我耳朵，轻轻地骂道：“死流氓！”

此后一直到高中毕业，我和她们两个就进行着这样的游戏。我也一直没有真刀真枪地和她们做爱，一是因为当时我性爱知识缺乏，一是因为我还想着自己和她们的前途。

后来我升上大学后，她们却没考上。一直到我到南方的深圳打工后我都一直没有见过她们。有次回老家，听朋友说，她们都嫁人了，不知怎么的，我的眼泪当时就下来了。